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四

右剡單復

陽元讀

大曆二年杜子在夔州作是年春初遷赤甲三月遷瀘西秋遷東屯未幾復歸瀘西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却本非我隣吟接郎中評事飲病後深酌道吾真

趙曰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艸木土皆赤色人望之如袒胛故謂之赤甲洙曰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々之心亦已踈矣鄭審薛暉却昂岑參皆公之故舊也評事必崔評事郎中欠考默翁曰公言卜居赤甲已兩春矣次承春言不忘君賦而比也三四承遷居

言交游有近者有遠者有親炙者不忘故舊賦也赤甲即巫山楚水中地名狹言之則赤甲廣言之則巫山楚水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媿遷次春酒漸多添老亞欲移竹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殊曰赤甲白鹽峽口二山名)言衰老客居雖遷移不步為可愧然未敢恨者政以有赤甲白鹽之勝槩又有老亞竹鳥窺簾之時物得以相兼且春酒多可以消愁蓋以遷居之得其所以賦也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問函關

(夢弼曰地志灩澦風濤電射其地巨魚卻而不得上故名魚

復浦麝香山在州之東南以山有麝香也○首句承前客居媿遷次而言次聯承春歸而言山水間物末四句承客未還意且言此地多使者相過曰得一以問長安之事喜幸之詞也其五六句亦承前篇衰年之意賦也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歸州有宋玉宅白帝城吾人旅食於此者為老病所淹耳豈為才名若宋玉之與公孫耶雖峽口江流風常急而氣不平然吾生應與兒子任其飄轉耳賦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

汝岸高漲滑限西東

默翁曰此詩主意在首句次承春雨塞映景物三狀春雨潤物氣象於是時也我正憶尔矧漲岸既高且滑又有東西之限故不得相從以舒懷耳賦也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邊江舸何忽促未得安流逆浪歸

洙曰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生燕止則為石默翁曰此詩詠物一體製也首以本體言次以物理言三以神異言末以人事言詩之佳處在言用不言體故此詩自次聯以下皆言用也賦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露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書夢

二月饒睡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晉天無吏橫索錢

言書夢非夜短昏然饒睡蓋桃花氣暖眼自醉而夢相牽耳其夢見故鄉在荆棘之底中原在豺虎之旁既而歎曰安得務農息兵使天下無橫索錢之吏耶賦也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縻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邛山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田曰：十道志：北邙山在洛陽縣北。○言我消渴而遊江漢，旅寓以避甲兵，幾年於萬里外，值清明寒食，故見白帝之風花。即想邛山之松柏，是以回首而淚縱橫。且歎尔曹催我老賦也。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趙曰：長葛，江州必公之弟妹所在也。長葛縣隸許州。○言令節之來已成吾老，汝輩它日成人，与否其心，方可見矣。是以

浮生看物變，為恨与年俱深者何也。蓋我老子幼弟妹分，離故思之深而涕淚不能禁耳。賦也。

晴二首。

夕雨巫山暗，新晴錦綉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日鷺相和，摩霄鶴數群。野花軋更落，風處急紛紛。

言巫山夕雨新晴而動植各遂其性賦也。首二句起後六句。第二聯承次句三聯應首句末以花落結之而以軋字應晴字。

帝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夕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回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洙曰：周南，沔陽也。太史公留滯周南，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言夕雨帝鳥爭引

子下食而遭泥汗鳴鶴不歸林高飛而恨夕陰比君子小人  
所趨不同今也雨聲衝寒盡日氣射江深言亂極當治故曰  
回首周南客驅馳魏關心比而賦也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度江來牛馬行無  
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深曰莊子秋水時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言始喜晴  
而又苦雨狀其初致雨及陰氣凝結皆由兵戈所致非自陽

臺賦也

卜居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覓丹梯雲幢寬江  
北春耕破壤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趙曰十洲記東有碧海昔一作晉○言雖羨丁令威之歸而  
人民非矣唯同楚執珪之吟而思鄉不已焉今也未能遊於  
碧海惟著處尋丹梯以居故於江北寬處得瀼西居之可以  
春耕若桃開而客至即武陵之桃源矣言卜居之得其所耳  
賦也

暮春題瀼西新債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莫春期百舌欲無語繁不能幾時谷虛雲氣  
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公自歎久居三峽再涉莫春今也百舌欲無語則繁不能幾  
時耶中言瀼西景物雖佳然兵亂未定哀傷其不在茲乎賦  
也

此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畏人江北

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洙曰漢貨殖傳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又禮樂志巴渝鼓  
真三十六人註高帝初為漢王得巴渝人並橋捷善鬪與之  
定三秦滅楚故存其武樂○言此地雖有千樹之橘然亦不  
可以比封君當是時養拙全生何必富饒今也畏人棲江北  
之草旅食寄瀼西之雲飽聽巴渝之曲已三年矣賦也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軋坤一草亭哀歌時自  
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錦樹即楓木秋葉紅黃故云錦樹曉來青春暮生葉也言綵  
雲錦樹變態不常曰歎身世唯雙蓬鬢軋坤一草亭或哀  
歌或醉舞惟其所遇如何耳今細雨荷鋤而立忽聞猿吟於  
山上得無悲乎興而賦也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裨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  
餌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洙曰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劍○公自歎少學書劍老不  
見用如委泥沙雖事主得祿然浮生有涯言老將死也三聯  
言居此多病且久未言亂未定而心憂賦也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鬪空慙鶴鷺行時危人事  
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

此詩慷慨激烈足以見公憂世之盛心首二句起中四句末  
二句結得哀痛賦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  
洙人豪猶不定時人戰鬪欲何須

杜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喧七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

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

公自註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敷諭竟不至

鳴王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盡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

蒼舒曰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尔汝歌皓曰舉觴勸帝云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驪宮闈不擬選才人

唐制內官才人五人正五品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

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包茅重入歸關內王怒還供盡海頭

趙曰唐志山東即河北道青丘在青州屬河北道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關臨天地閣黃金臺貯俊賢多

趙曰紫氣關函谷關也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關舞雄豪復遺五陵知

（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稱五陵漢時豪俠所聚之地）

李相將軍擁前門白頭唯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後來天子尊

（夢弼曰謂李光弼鶴曰指李懷仙）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上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洙曰郭子儀封汾陽郡王鶴曰此詩十二首述安史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說諸節度以入朝郭子儀之能建功業以致中興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俸病應瘵颯上開啼眼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鷓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

（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詩春令在原兄弟急難○言得弟書而待尔來然烏鵲報喜不定而真之故我每一登江閣而嫌津柳之遮望眼尔於舟中而數驛程及相見而論

十年離別之事其愁絕可知也賦也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  
頭役之常苦辛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  
具陳藹之來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之尚  
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卧病瘡癘終冬春之復加肺氣此  
病益有日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真  
予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玆上馬不用  
扶每扶必怒噴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  
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濟君山可避暑况足采白蘋子豈  
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  
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施清江旻鳳池日澄碧濟之多士新

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洙曰蘇鄭蘇源明鄭虔也青草洞庭二湖名君山在洞庭湖

心漢書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此公勉薛出仕而寄

之賦也首言人生無問賢愚俱爲形役若風中之埃塵自非

神仙誰能免此且吾与子役之俱老雖爲尚書郎實不及村

野人次言天未厭亂我輩本貧子在荊州我在峽中卧病語

及早年蘇鄭痛飲事且言予今委之脩短不恨命屯况聞子

心甚壯上馬賦詩才力老而益神次言洞庭君山可避暑以

采白蘋吾与子俱留滯恨未得去近聞松門峽好即吐藥而

欲往然亦待高秋斯可矣末言鳳池澄碧多士日新蓋上有

明哲之君下有行化之臣奈何我病不能以起薛公雖老而

健宜速起勿逡巡時我弗可失也勉之之辭云尔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  
鼎之行雲浮日光  
雷聲忽送千峰雨  
花氣渾如百和香  
黃鸝過水翻迴去  
燕子銜泥濕不妨  
飛閣春簾圍畫裏  
虛無只少對瀟湘

宋曰盛弘之荊州記東三峽巫峽長陶詩鼎山川上平古詩傳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默念白首言方雲之景二言既雨之景三言雨過而禽鳥得趣也未言雨過而山川改觀也其曰只少對瀟湘者意在巫峽下荆湖也

懷灞上游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游  
春濃傳野騎夜宿散雲樓  
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鶴曰灞水東陵道俱在長安○公在巫峽懷灞上舊遊而悵

望之也首二句生中四句末結前六句而悵黯之意見於言外賦也

月

萬里瞿唐月春來六上弦  
時上開暗室故上滿青天  
爽合風襟靜當空淚臉懸  
南飛有鳥鵲夜久落江邊

宋曰曹孟德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詩言在巫峽自春至今月凡六上弦是六月也故言光滿青天而明開暗室爽合則風襟已靜言暑氣清也當空則淚點斯懸言傷時感舊也末言夜久鳥鵲南飛而月將落矣賦也

晚登灊上臺

故躋灊岸高頗免崖口擁  
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  
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  
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  
四序嬰我懷群盜久

上詩卷二

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營衰老  
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  
人各枯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烏翎迫此懼將恐  
夢符曰公羊傳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堞城上垣也  
呂葛呂望諸葛孔明也○此公喜野堂之軒豁景物之雅靜  
乃念羣盜之充斥以致民困主憂且已流落多病而懷呂葛  
之濟世然各已枯冢柰何不能奮飛惟將恐將懼而已賦也

李朝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  
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  
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  
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

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擊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  
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  
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夢弼曰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見稱於時趙明誠  
金石錄云潮金石刻在者絕少唯唐慧義寺彌勒像碑与彭  
元耀墓誌乃潮八分書尔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子美詩  
盛稱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洙曰蒼頡黃帝臣觀  
鳥跡而為文字鶴曰鳳翔府陳倉縣有石鼓其數有十紀周  
宣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大篆秦李斯作小篆蔡文姬別  
傳云臣父邕善八分書言割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也  
史始皇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其文即李斯小篆

循可曰續漢書桓帝延熹間詔苦縣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也按光和去延熹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平韓擇木蔡有隣皆唐人工八分張旭善草書言邕言巴東國復先友四明駱以大嘗言聞之師云漸即李陽冰之名以字行也曰附此以俟博識者是正焉○此詩喜李潮能小篆八分而兼丞相中郎之美而作賦也首言蒼頡以來字體變化不一而大篆小篆生彼八分中間作者無有至唐開元間有韓蔡二子能八分而不能篆而潮兼之乃以劍戟蛟龍喻其小篆八分之體勢又以草書之非古貶張旭而美李潮一抑一揚堂上正大末言李潮求歌而自歎才力之薄其奈汝何是詩叙古詞約而義備小篆八分證據剖判明白近世洪侍講乃以杜公中郎石經後八分蓋蕉萃則汪涇雜揉

以分爲隸雖子美有不能知吁予未審洪指何爲隸指何爲分舉似識者其印可焉賦也

醉爲馬墜諸公携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雷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鞞鞞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駮驪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莫加煩促明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負喧呼且覆杯中绿何必走馬來爲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

夢弼曰庾信詩醉來拓金戟古詩白馬紫游韁決臆縱意也  
崔液詩驂驪始散東城曲穆天子傳黃之澤其馬噴玉琪曰  
豪竹大管也晉嵇康著養生論後以事坐誅○此公解朝之  
作蓋言吾老矣自倚少年能騎射不虞一蹶損傷大拉人生  
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而伏枕適用知來問顏其厚矣既而  
還成開口笑矧提攜酒肉又是一時宴樂且曰諸公何必走  
馬來相問耶豈不見嵇康著養生論尚亦被殺戮我為馬墜  
抑何損乎湏溪謂尚自爭健作者能爾賦也

豎子至

檀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捺香山風猶滿  
把野露及新膏敬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槐葉冷淘

青之高槐葉采撥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  
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苜蓿經齒冷於雪勸人投  
比珠頭隨金騾裹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  
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  
味亦時須

夢弼曰苞蘆之笋也金騾裹馬也屠蘇菴也古樂府挿腰金  
匕首障日錦屠蘇○公食槐葉冷淘而美之目念君王納涼  
之晚亦須此味乃欲走置而作是亦食美芹之意賦也首言  
槐葉新麪付中廚搜和為冷淘入鼎既熟加飡恐無言製造  
之可口也次言碧鮮照筋兼之苞蘆香飯經齒如雪投人比  
珠言其色香涼冷為可愛也次言此物頭欲獻之君而路遠  
不可然獻芹薦藻之興深不能變末言萬里露寒殿君王納

涼之際亦須此味云胡其不可哉如公此作政所謂一飯不  
忘君者歟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閑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  
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殮

趙曰左傳盤殮加辭

歸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天虛白高人  
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

涿曰莊子虛室生白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言歸  
則東帶騎馬若渡灤之東西則用舟矣然其地狹隘僅有天  
地尔若夫高人居之則室其虛白真俗累牽之則室其喧卑

矣雖在它鄉閱歲時而衰老然於詩篇亦不敢廢賦也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崕曠望延駐  
日飄飄散踈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  
有陰石椽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劔門  
索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也無消息老  
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天覺曰崎崕山貌山北曰陰沈曰石椽其子如芎藭其皮可  
以禦飢時天下荒亂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椽以充糧也趙  
曰古詩志士惜白日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  
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曰長嘯而退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  
濟賢聖亦同時胡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  
蛛絲欲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夢弼曰國語在男曰現在女曰巫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茆○  
此公在夔言每遊諸葛祠當溪風竹日滿薄帷斜虛寢之時  
中四句言武侯濟時之勲業賦也末言祠廟之景物而憶武  
侯之梁父吟且出入得宜興也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東望西江  
永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趙曰詩江之永矣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復按北戶疑是地  
名公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屋詩有云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

間其下且曰幽獨清深与此詩所對相同必地名也○言即  
今螢已亂則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則與鴈同來矣我東  
望則西江其永汝南遊則北戶其開若至則相期於靜處卜  
居會有故人之來宴矣賦也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剝白露鞍馬信清秋滿峽重江  
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路一作別趙曰仲宣樓在荊州○言巫峽至藍田固難為別  
幸勿滯留衣裳則判沾白露言在途之苦也鞍馬則實到清  
秋言此時可至也末四句言至荊州則舍途而舟妻子可同  
一醉矣賦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

來引酒加漑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  
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芋<sub>上</sub>炆翠羽<sub>上</sub>刺<sub>上</sub>生銀漢鷓鴣  
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粉足晨炊紅  
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宋曰更僕言以番次更代使之也禮記乃留更僕劉公幹詩  
方塘含白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大夫之臣曰家  
臣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左傳粢食不鑿<sub>上</sub>音作謂  
治米使白楊惲傳田家作苦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  
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  
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默翁曰此詩主意在首二句次承過雨言其心事末望朝廷  
早平寇盜以安生民賦而比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sub>上</sub>鳥雙去風雨時  
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  
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默翁曰此詩首言灩澦而主意在水多上二物之在灩澦水  
多而愁者如此三人之經灩澦水多而愁者如此末或惡年  
少毋乘灩澦水多行險以傲倖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姪朝謁

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  
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

蜂早聞黃閣書麒麟

公自註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趙曰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默翁曰詩首二句為綱次承名家句言相國既以功烈為朝廷倚重三四承令弟句祝其善自貴重及時以功名顯著於朝廷也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

宋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巴西巴東十道志梁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元聽舜日舊蕭韶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懸

滾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老背飛鶴子遺瓊藥相趁見誰入蔣牙

趙曰王祭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藥蔣菰草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雨隨神女下朝

脩可曰夔有平田種青苗隄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  
錢高浪中

田曰後漢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註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楚宮猶  
對碧峰疑

閣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  
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  
火炎天涼

上卿翁請脩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卧龍無

首對江濱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越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米崖著臺  
髮碧海吹衣裳暮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  
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耒非關風露凋曾是戎後傷於時  
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奮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  
羌淚萬行龜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  
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  
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  
路傷不及父祖塋壘上塚相望

涿曰朱崖海南州也碧海在東暮收秋神玄冥冬神平原德  
州屬河北道開元末祿山討奚契丹戍役為民害公言遊趙

時事也龜山在兗州蒙山在青州○此公因上後園山脚而  
憶往時登立日觀以望八荒語及今昔之事有所感傷而作  
賦也首言昔遊山東立日觀望八荒時募收司秋困於用事  
而玄冥強梁以其當權也次言逝水朝宗鎮石不易獨平原  
為崔萃者成役是傷也應玄冥蔚強梁次言是時國用富饒  
足守邊疆而朝廷開邊生事到今干戈反覆以貽社稷之憂  
而故老悲啼也次言今我在夔龜蒙二山既不可見况乃懷  
故鄉乎蓋屬久戰憂之深而肺萎骨出也次言憂來仗劍更  
上北岡者緣瘴毒峽乾秋風已起而江漢如湯視山東之遊  
為何如耶末言登高欲有所往而川無梁可濟故哀彼遠征  
之人去家即死路旁耳不及父祖之塋壘而塚相當也須  
溪曰本上後園山脚耳却後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

情緒闊遠故收拾悲動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通籍恨多  
病為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言小雨夜復密則江滿帶維舟矣迴風吹早秋則野涼侵閉  
戶矣興也我本為郎而通籍今忝薄遊在外且恨多病天寒  
當出峽必將醉別於王祭樓矣蓋動歸朝之念也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群公蒼玉  
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

洙曰晉公卿禮秩特進尚書令皆佩水蒼玉宋玉賦上翠雲  
之裘○此詩起語承前篇末句云云然變在巫山白帝之間

故怕其多雨而傷秋也末言同舍羣公晨則趨侍天子吾獨胡為在此耶意与前詩不殊而剴切過之興而賦也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公在峽中道江陵府景物之美如此欲往而未能之辭賦也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暨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竹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白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或其荒功夫競搨除草置道傍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苗亦已穰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

捲頗在綱荆揚風土暖肅候微霜高恐主守疎用心未甚感清朝遣婢僮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蕪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魏几智切

劉曰韓文荅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州還唐人自有此註引門

官与行田皆不切洙曰莊子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概

稠也潘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庫如坻記月令霜降百工

沐○此詩言治田當及時去其稊稗不可怠惰恐張望不為

用心故使女奴暨子往問且曰西成聚必散豈是要譽感此

亂世恐有求而不能得者故尔苟為不然徒有後時之歎賦

也首言雨足粳稻將成天意無偏蒲稗俱盛然人情見其非

類搨除之置諸岸旁言農夫之務去草也次言穀者民命

之本雖客居亦不可忘之也。來在勤所務而勿怠焉。且耕則吳牛並驅，既則方塘水溢，苗其不豐且概乎。次言凡物有生實能蔓延，故專一資夫隄防，言蓄水去草之類。曾領雖有人又在乎提其綱者，且荆揚風土暖而宜稻，尚恐主守者用心未甚善耳。於是清晨遣婢僕諭崇岡而寄語以問之，且言西成聚則必散，不獨使我倉如陵而已，豈要譽於隣里特感此亂世有奔忙而求之不得者，故爾須溪曰：不知此老所收幾何，尚頽散之隣里，其盛心如此。註者乃不盡知，末言霜降則百工休矣，雖有鬱紆遲暮之傷，何嗟及矣。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坵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佇立東城隅，悵望高

光會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曾襟。焉得輟雨足，杖藜出嘔欵。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今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深曰：漢武紀計偕註計者，上計簿。唐志：夔州貢柑橘。○首言驕陽化雨而江浦已深，欲歸阻此。且言壞舟不坵，亦可以渡。今也徒登篙工而勞寸心，於是佇立東城而悵望飛鳥，恨已不能奮飛也。次言草堂亂居於玄圃，初不隔崑崙之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曾陰，言去草堂密迹但爲水所隔耳。次言園甘入貢之物，非不貴也，而邦人反賤之者，苦於豪吏所迫而侵漁之耳。乃言客居但種五株，比之瑤琴實勞我心，安得杖

藜出波嶮歎數翠實而歸偃息哉末言歸偃息之意賦也

柴門。

泛舟登瀛西回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  
窕餘光散洽研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剖坤軸竦壁攢  
鏡鄒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夷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  
翊造化疏鑿就敬斜巴渠決太古衆水為長蛇風相渺吳蜀舟  
楫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頭奢  
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沍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  
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華蓬  
華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慝夫何諍足了  
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雲始切甘切切休  
夢弼曰洽研谷中也嵌之巖也沫曰夔州為夷門○此詩大

意言我客居夔州惟約身不頭奢則賞妍又分外矣賦也首  
言登瀛西而望彼兩崖東城則旱氣如彼焚柴而長景餘光  
之散沒於洽研窈窕間大江則蟠嵌根衝坤軸而歸海竦壁  
若攢劍灑秋色霾日車矣應迴首望兩崖次言夷門及巴峽  
藉夏后豨鑿之功而通吳蜀之鹽麻我今客居於山惟處約  
不頭奢也下四句處約之事次言此地山荒地僻人民少而  
日夕佳然貧病則士之常而富貴則聽之天我雖老於兵戈  
之際宅則幸有蓬華為遮雲氣日華皆賞妍理慝者也若此  
則足了殘年豈敢與高士比有哉書此以豁平昔之懷耳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曠遠  
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

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  
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隣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  
粟為爾揮相攜行豈田秋危藹菲之子實不得契償市送王畿  
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  
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此詩不專主甘林而作蓋曰入甘林遂言喜荆扉甘藜藿不  
矜朱門步隣里則長老可以相依又言時危賦歛頃促民無  
餘賞迫於苛急而為之悲傷且勸以義賦也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勸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舍未曾嗔老病忌拘  
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  
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

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蘋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林  
啄泥中芹雉者左翻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矧總動  
三步六踈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皇杖藜俯沙  
渚為汝鼻酸辛

殊曰尚經矧總動經一作驚○此詩悉合題意首一二句生  
第五六句第三四句生第七八句秋耕屬地濕生山雨牛力  
四句冬菁飯之半生嘉蔬以下四句以上言暇日小園散病  
督勸耕牛將種秋菜也飛來兩白鶴以下書觸目而為之悲  
辛賦也

月

緜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題題移深  
樹銀蟬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此公在雨後見月悲喜交集憶長安而作也首四句一意  
言見月而喜也然三聯承次聯意言見月憶長安故廬而悲  
賦也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  
前星宿稀却透井欄添箇偶經天藥弄輝滄江白髮愁看  
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默翁曰此詩以首聯上句為主言自外而內二言屋上或高  
或低三言地上或低或高形容盡矣然皆言用不言體末則  
感興於己也二三聯起語皆虛字亦一格賦也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名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為

客西南喜得朋哀援更起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  
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為理羣公價盡增家聲  
同今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捐題題丹  
極上鷓鴣宴引春壺滿思分夏簟冰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  
學並盧王敏書借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  
作聊從月繼徵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鳥卷軸來何晚襟懷庶  
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疑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  
躡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  
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局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  
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熟閣遠黃霸爾書增乳贖彌攀  
石飢聽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  
帽棲林居看穢尤野食待魚曾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皆為

百里宰正似六安丞  
婉女縈新裏  
丹砂必舊輝  
但求椿壽永  
莫慮祀天崩  
鍊骨調情性  
張兵挽棘矜  
養生終自惜  
伐叛必全憑  
政術甘踈誕  
詞場愧服膺  
展懷詩誦魯  
割愛酒如澠  
咄字冥  
欲避增江湖  
多白鳥  
天地有青繩

宋曰峽州夷陵郡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南史江淹夢得五色筆西京雜記元日然九華燈於終南山上盧盧照隣王勃緒遂良薛稷也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青竹青簡也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漢武帝穿昆明池志是灰墨有胡僧云天地大劫將盡則有劫灰此劫灰之餘也夢符曰後漢桓譚數言事忤旨出為六安郡丞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隊身無所寄漢徐樂書

陳涉起窮巷奮棘矜記顏子得一善則拳服膺晉殷浩被廢終日書空作咄在事四字揚子鴻飛冥弋七人何慕焉詩青蠅喻讒人也○此詩以劉杜昔時家聲同以儒稱而劉得刺史乃諸侯之貴且有風流之作真不墜其家聲我雖為郎官正似六安丞之忤旨而衰病交攻獨無承於先緒憂峽相去不遠喜得朋而作此以寄之賦也首言憂峽之風土且相去伊迩子為郡於峽我為客於夔是得朋也哀猿落鴈應嗟為客思瓊樹對玉繩應喜得朋次以青松比家聲之不墜碧海比祖澤之汪洋性昔文治盛時劉杜家聲同是令聞時論並以儒稱故則天朝多士外用進賢退不肖而見寵異常次言劉則學益盧王書借緒蔭真不墜家聲者也而我獨無能承夫先緒為可愧尔今劉有佳作如赤驥蒼鷹言其文詞

俊逸雄壯也通來之卷軸雖晚然相見之襟懷庶幾可憑當  
 期吟諷之頻數以破旅愁之疑結次言作文雕刻之初誰料  
 其工拙然纖毫欲自矜持不敢苟也神驅躡飛動戰勝洗侵  
 陵作者能自知能自道至於欲文詞之高妙然在於出人意  
 表而棄筌蹄雖老有遺恨故登名青史者幾何人哉每欲追  
 陪於談笑故勞駁高脊於寢興之間也且年已衰老而徇亂  
 未定今劉為刺史乃古諸侯之貴當如黃霸爾畫且增秩我  
 為郎官雖應列宿已如潘生駭閣之遠矣已上大抵應老兄  
 真不墜乳虜負蒲擊石已下言寓所風土惡而抱病也憑以烏  
 皮絃以下言衰病之餘看蟻穴以適情待魚蟹以食鮮且身  
 為郎官自當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之忤旨以致衰老飄零  
 於此幸免戰兢姪女丹砂神仙燒煉之事服之以求永壽祀

天之崩則勿慮也應茶囊親道士鍊骨調情性則養生終自  
 惜言服氣以養神也張兵撓棘矜則伐叛必全憑言用藥以  
 攻病也然予既老且病政術踈誕而自甘詞場服膺而有愧  
 展懷於卷軸之詩以思君子應吟諷數破旅愁之句割愛於  
 酒以病節飲也吐書字言廢棄之餘畏讒於天地之間也  
 冥之避矰言未死之日浪迹於江湖之外也此以上大抵應  
 小子獨無承贊胡篆切似犬多力出西海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夕露晴初  
 濕高雲薄未遠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

首二句言草閣臨水而地幽也承之以魚龍回夜水則星月  
 動秋山矣雲盡天清而露濕矣且少婦泛舟來往乃自慙衰

老而流落興而賦也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縻愁裏見二十四迴明必驗升沈  
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光射潛虬  
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公自言江村老身獨對十七夜月或捲簾則照客或倚杖則  
隨人或光射潛虬或明翻宿鳥然我茅齋則依橘林而林之  
露華清切可愛賦也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圍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

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抵手足坐客強盤餐負米力葵  
外讀書秋樹根卜隣慙近舍訓子覺先門

**孟**孟十二倉曹與十四主簿也家語子路為親負米**洙**  
先門謂孟母擇隣教子也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哇了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猶不  
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瘡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慢任  
遠滴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霧登床半生熟下筋還小益加點  
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粒窄飽食復何心荒  
哉膏粱愛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夢弼**曰登床薦之於俎也小益以卷耳菜療風也**宋**曰李衛  
種千樹橘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歲可收絹二匹陳平傳  
食糠覈耳唐柳芳氏族論三世有三公者曰高梁有令僕曰  
華腴西京雜記漢佞幸有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  
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糝下沒切義與同豎  
為楚頭又音勃陳平傳食  
糠覈亦有二音意則一也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  
今同一體比看伯州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  
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啓汝門  
請從曾公說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汚  
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策詔房陵前

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  
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榮  
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  
蕭露泥之虎之飢下喚品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塵汚人眼  
易眯米

**宋**曰狄仁傑封梁國公左傳魯秉周禮蜀志馬良兄弟五人

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左傳天將啓  
之按武后臨朝革唐為周廢中宗為廬陵王遷于房州欲以  
武三思為太子仁傑數諫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  
**宋**曰裂土即樂毅書裂地而封之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  
品以上門立戟七有衣曰紫漢息夫躬歷詆公卿大臣莊子  
糝糠眯目○此詩蓋傷大賢之後子孫陵遲干謁王侯且冀

其早歸旋而作此以寄之賦而比也首叙其門地姻戚及間  
闈榮仕乃歎大賢之後子孫皆不振古今一體次言其父行  
有才沉下位傷其無命也今兄弟雖多能守家法者幾人傷  
其無才也惟汝與長兄天其復啓之喜之詞也次言梁公  
復唐社稷之功如此其子孫固宜裂土而食今也胡為漂泊  
干謁諸侯末乃比特世之艱盜賊之多而冀其早歸來以免  
黃塵之汚也

寄韓諫議註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  
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  
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烟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  
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

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惟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  
難腥腐冷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  
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師曰地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  
湘江之勝深且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楚詞仍羽人於丹丘  
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良頭棄人間事役赤松子遊學辟穀道引呂后  
德其安太子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  
若如此乎良不得已強食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今噉  
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天文老人  
星治平則見則主壽昌○師曰韓註以諫為職直言陳天  
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註適意遊君山棄人間事特為長往

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復按此詩首自言我思岳陽身欲奮  
飛柰何病在床而不樂耶美人韓註也韓在岳公在夔是隔  
秋水也美人濯足洞庭以望八荒時天雨霜而鴻飛冥冥且  
隔秋水則悠々我思矣次以玉京神帝星君神仙之事引入  
赤松子韓張良故實以比註適意君山洞庭棄人間事為長  
往計也未言太史公亦留滯周南古莫惜之今註於留滯中  
若得仙道則應如南極老人之壽昌矣且美人宜置之玉堂  
以昆天子胡為置之岳陽以隔秋水耶故我心悠々而不能  
忘也賦也

寄岑嘉州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憶出  
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踈謝朓每篇堪諷

誦馮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  
呀呀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

公自註嘉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宋謝朓字玄暉漢文帝  
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夔州雲安郡也古詩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  
窟東嶽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  
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々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  
骨從耳精爽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  
天河撓槍焚惑不敢動翠鞋雲旂相蕩摩吾為子起歌都護酒  
闌挿劍肝膽露鈎陳蒼々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

安足數

宋曰漢書被堅執銳相如上林賦斬嚴叅差時可曰頽延年  
馬賦云具服金組兼飾丹雘寶校星纏縷童霞布天官書漢  
中四星曰天駟挽槍焚惑皆妖星也翠旌雲旗皆旗也樂舞  
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為魯執所殺宋高祖乃使督  
護丁眸收殮之逵妻高祖長女也呼眸至閣下自問敘送之  
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曰其聲廣其曲焉  
鈞陳星名玄武關名脩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  
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弱  
水長劔竦雲端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

髮門巷落丹楓常恠商山老兼存羽贊功

公自言消中病叟居巫峽又逢秘矣是以不寐則防巴虎全  
生則狎楚童衣裳則垂素髮門巷則落丹楓以上言長翁之  
在秋峽也末言常恠商山之老能存羽贊之功然我豈徒老  
哉興也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  
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卷燼繁

首六句皆寫日暮之景物而歎巫峽非故山末章蓋以燈卷  
能報喜故謂頭顯如許何喜之可報耶賦而興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鈞兔應疑鶴

髮磬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柰九秋

首四句形容殘月而以匣元開鏡簾自上鈎喻之末四句言月應疑我之鵲髮而興悲然亦戀我之貂裘而不忘量彼姮娥之寡居其柰九秋之寒何賦兼比也蓋月有臣道焉有妻道焉其必有所指歟

曉望

白帝更聲煮湯亭曉色分高峰寒上日疊巒宿霧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荆扉對康庶應共爾為羣

公在巫峽書將曉所見之景物末章蓋曰將與木石居與庶豕遊自寬之詞耳賦也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獨覺

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冷一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啟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撒書眠秋覺追隨盡來回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趙曰漢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掛壁移篔果呼兒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公自言江山已定居雖窮且老真無餘事是以地幽則忘盥櫛客至且罷琴書掛壁則移篔果呼兒以問煮魚如斯而已耳時聞有客繫舟於此問吾廬而相過賦也

孟倉曹步趾領酒糟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岫通秋展胡床面夕晴藉糟分汁滓藥香惱落提攜飯糲添香  
味用未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洙曰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周禮醴齊註醴猶體也成而汁  
滓相將史克舜糲梁之食漢周澤傳醉如泥方法謂造酒醬  
之方法也

課小豎鋤研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床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鋤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  
敵江獲應獨岑曳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  
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

洙曰左傳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馬莊子馬蹄可以踐霜

雪毛可以禦風寒斲草飲水翹足而陞此馬之真性也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推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  
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種黑倚杖更徘徊

溪上

溪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迹地以竹隱疎谷塞俗人無  
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

首自言淹留峽內溪邊而書其景物風俗末言溪上時有西  
江之使船得以問京華之消息亦自寬之詞也賦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雲  
氣高堂戰伐塵胡雖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首言於西閣中夜望北辰而傷長安亂靡有定皆由胡雖負

息澤而然且自媿不能弭亂而歎羨太平之人興而賦也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鷗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綯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金絲鑊箭鏃卓尾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衣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問問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卷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揔老猶被賞時魚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四

國

本言考

九四

